

党的一大代表转移到南湖的经过(3)

◆ 吕建华

王会悟把代表们带到南湖，而帮她租船的是嘉兴一个中学生孔另境

除了王会悟，还有没有其他人也为一大代表在南湖开会出过力呢？王会悟在嘉兴读过书，她自己也在嘉兴有一批同学，到时可以帮忙的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同舟共进》杂志 2011 年第 7 期刊登的《中共一大“奇女子”王会悟》对此有一段详细的描写：“7 月 31 日早上 7 点 35 分，代表们跟着王会悟登车南下。从旅途安全考虑，她将董必武、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，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，叮嘱他们不要往来串联，少与别的乘客闲话，以免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到嘉兴后，趁着大家吃饭休息的当儿，王会悟找到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，请其帮忙租条游船。孔另境领着王会悟租了一条画舫。”这里，不光肯定了何叔衡也出席了南湖会议，还出现了另一个为南湖会议出力的人——孔另境。

关于孔另境是否是帮助王会悟联系租船的人，我们从韦韬、陈小曼著《我的父亲茅盾》中，看到有这样的记述：“……由于经常为《共产党》写稿，父亲（指茅盾——笔者注）与李达的交往也日趋密切。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（她比父亲还小两岁）从乌镇来到上海，父亲把他介绍给了李达，不久他们就结婚了。党的一大召开时，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，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；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，则是

父亲（茅盾）的内弟孔另境（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）出力联系的。”这段出于茅盾儿子韦韬的传记《我的父亲茅盾》的记载，应该是有依据的。茅盾作为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，在上海开会期间与李达、王会悟的信息沟通是非常方便的，他对一大会议上发生的重要突发情况，是有可能及时了解到的。而且茅盾处事严谨，不会随随便便地提起另一个帮助安排租船的人。

另外我们又可以从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写的传记《霜重色愈浓·孔另境》一书中，看到有关的旁证。文中记述，1964 年 4 月，孔海珠与父亲孔另境来到南湖边，孔另境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：“那时，我在嘉兴二中读书，课余时间常与同学来南湖游玩。帮助王会悟租船，由我出面去办很方便。”孔海珠是茅盾的内侄女，王会悟是她的远房姑祖母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，她就关注、追踪、记录此事。她在连续为此事采访时任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徐恭时之后，于 1979 年 7 月 29 日在日记里，把了解的情况作了记录：“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，以后需要转移，想去杭州，但考虑太闹。此时李达是代表，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，与姑妈孔德沚（茅盾夫人）很熟，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。具体借船人是父亲，这时他在嘉兴读书。茅盾也是有关人员。恢复这艘船的时候，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，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。”孔海珠还于 2008 年 3 月 29 日专门打电话到北京韦韬家里，向韦韬核实孔另境帮助租船的情况。“如今已

84 岁高龄的他，再次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，是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，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。”前面韦韬的描述还得到了李达与王会悟的儿子李心天的认可，李心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最近作家文摘登了一篇文章，茅盾之子韦韬在《我的父亲茅盾》一书中回忆，党的一大召开时，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，是我母亲王会悟出的主意；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，则是茅盾的内弟孔另境（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）出力联系的。孔另境的后人孔海珠撰文探究，我的母亲王会悟与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很熟，她们商量可以转移到南湖。具体借船人是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，茅盾对这事也是知情的。我认为这段描述，是更接近史实的，借船当然不是母亲一人的主意。不讲，是不想劳累别人。”（从上面所有的材料看来，笔者认为，此事应该是事出有因的。从茅盾先生的为人来说，他一生处事谨慎，他说有孔另境在给王会悟联系租船，应该是不会没有根据地乱说。同时，王会悟自己说没有提前来嘉兴，而是跟代表们同一天早上一起出发的。如果她事先没有与嘉兴的朋友联系有关事项，而是匆匆忙忙地带着一大帮人到嘉兴再临时办理一切事情，这对于她负责一个大会的会务工作来说，也有点不合情理。在嘉兴有帮助王会悟租船的人，这也是王会悟敢于建议到南湖开会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因为，王会悟在嘉兴有几个能帮忙的人，这是她建议到南湖开会安全性的重要保障。

王会悟在另一次回忆自己关于

去南湖开会的建议时，她说事先就有这样的构想：“租借游船装作游船的，就在船上开会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万一发生意外，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。”她这里所说的“同学”中，会不会就有孔另境在内呢？

一条游船，在南湖中游荡，一个共产主义的“幽灵”在中国上空游荡

当天，阴有小雨，湖面上游船不多，王会悟叫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约 200 米远的东南角比较偏僻的水域。她身穿白夏布斜襟短衫、黑丝绸裙子，坐在船头望风。南湖会议就这样在船舱里开始了。开会时，王会悟还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，如觉得有不安全的情况出现，她便向船舱内提示，让代表们打麻将，以掩人耳目。

开会那天，湖面上的情况，据王会悟在《“一大”在南湖开会的情况》一文中回忆：“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，据记忆开会时，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，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，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着进城游玩的。到下午 3 点钟以后，小游艇逐渐增多，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，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。约五点钟左右，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……”穿戴时髦以作掩护的王会悟，坐在船头凉棚下，悠然嗑着酱油瓜子，还哼起了家乡小调，不动声色地望着前后左右。外人只当她是游客雇请的歌女，或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，正在饱览“轻烟拂渚”的迷人景色呢。

据王会悟回忆，是日天气阴沉，不大有太阳，好像要下雨，游客较平日里少了许多。下午 3 点以后，天气由阴转晴，湖上的画舫多了起来，还有留声机里放京戏的。王会悟加倍警惕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“嘟嘟”汽笛声传来，王会悟循声望去，是一只汽艇，不禁担心起来。在她的概念里，快速灵活的汽艇属军警专用，于是敲响了船舱壁板。代表们故伎重演，立即摆起了四方城，“白板”、“八筒”、“六万”一声接一声。汽船正向画舫开来，“突突突”的马达声也传进了舱里，代表们也有些紧张了。他们也都晓得，备有这种新式船只的不是平民百姓。王会悟瞟着汽艇的动向，依然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，心里盘算着汽艇上的人若来盘问该如何应对。腹案在脑中形成，她随即探身舱口小声叮嘱两句：“就说玩了西湖来玩南湖，千万不要说从上海来的。”临时休会后，结果是虚惊一场，汽艇在画舫不远处穿过。听船娘说，这是城里一个葛姓豪绅的私人游艇，为炫耀其身份，常来湖里转悠，汽笛拉得又响又长。

“到这时候，到处留声机唱京戏，湖中已热闹非常，到六点多钟，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。”

王会悟以其智慧和勇气，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，赢得了专家学者对她的高度评价：“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”、“一大幕后功臣”、“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”、“组织了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”、“一大卫士”。（摘自《烟雨红船——母亲船的故事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 5 月版）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19.会晤了大多数英国领导人

星期天早上，韦尔斯一行乘坐客机飞往英国，有三架法国战斗机和一架英国侦察机护航。从巴黎布卢歇机场起飞后几分钟，巴黎在他们的视线中就只剩下刺破云霄的埃菲尔铁塔塔尖。九十分钟后，他们飞抵英国领空，飞机飞行高度很低，韦尔斯能够看见下面田野上准备春耕的人们。他头戴黑色圆顶硬礼帽走出飞机，从赫斯顿机场前往伦敦西区。就在这同一机场，内维尔·张伯伦在 1938 年 9 月从慕尼黑归来，挥舞着一张报纸，仿佛象征着和平，但事实上，其象征着投降。

乔·肯尼迪走上飞机迎接韦尔斯，并将他们一行送往下榻处：现代豪华的多切斯特酒店。酒店大厅挤满了记者，旁观的人群，还有一位身穿长风衣的男人，他鼓胀的臀部裤兜暴露出他的便衣警察身份。本来打算让韦尔斯一行入住另一家豪华的梅费尔酒店：克拉里奇酒店，当大使馆听说该酒店的意大利籍经理具有法西斯倾向，担心韦尔斯的房间被安放了窃听器。当时通知了英国特工组织军情五处。但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窃听装置，但也不能保证窃听器没有埋入墙壁里，因此，韦尔斯入住的酒店被调换了。

当天下午，肯尼迪带代表团全部人员去了伦敦的基尤皇家植物园，在温暖的周日阳光下，大批伦敦市民在植物园游览。一边漫步，肯尼迪一边告诉访者他对局势的看法。张伯伦政府决心不与柏林的“匪帮”和谈。但政府也清楚，长久的战争会拖垮英国，上层阶层对此深为担忧。华盛顿对参战的犹豫不决正在激起英国的反美情绪：尽管肯尼迪充耳不闻地进行了解释，但丝毫没有消解这种情绪。

在伦敦，战争的气氛比巴黎更显紧迫。银色的拦阻气球点缀着首都的天空，街道布满沙袋和铁丝网。白金汉宫（英国的王宫）的警卫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，警察头戴钢盔。



一位记者报道说：“在英国，防毒面具几乎成为民族团结的标记，相当于德国纳粹党的十字形党徽。”美国人还发现，这里的灯火管制比巴黎更严重。伦敦市民在遮住窗户灯光上比巴黎人更认真。韦尔斯没有在英国看到任何迹象表明“德国的宣称取得效果，但其沉重地虚弱了法国的士气”。他感受到了“战斗到底”的潜在决心，而不是像 1938 年秋季那样向希特勒屈服。

张伯伦首相告诉肯尼迪，他曾经“最初非常担忧”，但后来，华盛顿表述得很清楚，“这次出访的目的不是‘给出和平计划’，现在，他已经完全满意了”。事实上，白厅依然不确定卡多根所说的“韦尔斯先生出访的最终的根本目的”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出访时间正是同盟国处于惊恐之际，与苏联进攻芬兰的时间巧合，而这一事件被看作是英国和法国的挫败（10 天后，达拉第辞去总理职务）。因此，大多数与韦尔斯会晤的伦敦官员都证明不可能与希特勒打交道，并誓言决心要获得对德战争全面胜利。

在来自苏格兰场的便衣警卫全程护送下，韦尔斯会晤了大多数英国领导人，包括张伯伦首相的内阁成员；反对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·艾德礼；前首相劳埃德·乔治；大使和高级专员；外交部官员等。当然，韦尔斯穿着得体地出席了每一场所和各种集会。有时，这涉及高超的应变能力。例如，在某一天，他得先穿着正装，然后换上条纹西裤，长外套和礼帽，接着又在傍晚换上白色领带，燕尾服和丝绸帽。毫不奇怪，《芝加哥每日论坛报》戏言说，他被推上了“英国的社交旋转木马”。而伦敦的时装界对其品味大加赞叹，并把他选为仅次于国王的公共场所穿着最佳者。

韦尔斯在伦敦的会晤中获得大量信息，尽管与另一位特使后来的访问相比，韦尔斯的总统特使身份并未使他具有获得英国情报的特权。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是：“我们应该让他充分了解我们的政策和目标，但不向他提供全部军事情报。”战时内阁认为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，军事情报不能与中立的美国分享。

20.简直惊呆了

从码头回来，承德直接到厂里，现在是按时归还贷款的关键时期，他几乎每天都与天敏商议，用倒计时办法规划每一步进展。这两个月，默涵真是得力，现在他在内地的销售渠道已经打开，而且，他使用各种办法开展业务攻关。他对那些总经销有两种经营办法，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客户，他采用代销办法，对有实力的客户，他则采用经销办法，货到客户就要付清全部货款。当然，他给后者的让利力度更大些。

根据他们精心测算，如果一切都顺利利，他们现在的缺口已经不到一万银两。这一万银两缺口咋办？默涵给出了办法。他建议采用客户预付货款办法，让客户在没有收到货物前就把款项付给他们，当然，他们给客户的优惠比之经销又让利两成。

承德和天敏都觉得此方案可行，虽然这样一来赚头会少许多，但是只要能挺过这次难关，以后有他们赚钱的时候。为了及时回笼货款，他们决定，这两个月暂时停止代销，所有发出的货，货款必须到位。

接到东洋火柴公司松井请柬，天敏吃惊不小，他没有想到他欧洲留学时的同学松井现在也在上海，而且在他竞争对手的东洋火柴公司担任技术总监。松井是日本人，留学时，他们的关系一般。现在松井请自己吃饭，去还是不去，他有些犹豫。

天敏不敢隐瞒这件事，把请柬给承德看了。承德说，依还是去吧，至少阿拉也可以了解些他们的信息。于是天敏就应邀出席了。

松井这次设宴特别隆重，他把约请的地方放在一家高档日本料理店。

那天，松井端端正正穿着做工精美的和服，早就在榻榻米上坐下了，见天敏进屋，松井赶紧起来向天敏作揖鞠躬：“天敏君，感谢老同学的光临，能够在贵国上海见到您，我感到特别荣幸！”松井说一句鞠一个躬，脸上笑容可掬。“幸会幸会，能够在这里遇上老同学，真是万幸。”见松井不断鞠躬，天敏只好一遍遍回礼。两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。

甫坐定，松井手一挥打了个响咯，马上进来两名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子，她俩跪在桌前，

轻轻地在俩人案几前分别摆上两个精致的食盘，食盘里是日本料理和一瓶酒。两日本女子一边一个，在天敏和松井边跪着，为他俩斟酒。“来来，天敏君，这是日本清酒，尝尝怎么样？”松井摊着手心做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“松井君客气了，您也请！”天敏还之以礼。两人把酒杯轻轻一碰，天敏抿了一口酒。

“请，请用菜，不知道天敏君能否习惯日本料理？冒昧了。”松井满脸堆笑，身子向前鞠了一下，他厚厚眼镜片后的目光盯着天敏。天敏夹了一片生鱼片，沾点酱尝了一口，一股腥臭味马上直冲鼻腔，他感到有些恶心。但是出于礼貌，他还是把生鱼片咽了下去。

松井显然看到天敏皱眉，于是“嘿嘿”干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对不起！天敏君可能不习惯，不过您再吃几口就习惯了。”他又鞠了一下躬。天敏只好笑笑，他觉得日本人的礼节实在过分繁琐了。

两人喝着清酒，述说了在欧洲留学的一些轶事。不过天敏心里清楚，松井君叫他来，不会光为了叙旧，他耐心等着，看看松井君要对他说什么。

果然，几巡酒下来，松井就进入正题。松井对天敏说：“天敏君，现在我也不想瞒你老同学，据我所知，贵厂两个月后肯定还不上那笔贷款，如果这样，你们申甬火柴厂就要归入东洋火柴公司麾下，这件事天敏君可想过没有，以后到哪里高就？”松井说这番话时，没有了刚才的谦和，语气上有些咄咄逼人。

天敏大吃一惊，马上反问：“老同学您是否太自信了，据我了解，我们申甬火柴厂是向英国银行贷款的，就是还不出贷款，这个工厂怎么会到你们东洋火柴公司麾下？”

“哈哈！”松井得意地笑了，那张过于扁平的方脸上肌肉都跳动了，他眨巴着玻璃镜片后面的小眼睛，非常自负地说：“天敏君真是老实人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们的那笔贷款的处理权早就归到我东洋汇株式会社名下，为此，我们给英吉利银行一万大洋。”

有这样的事？天敏简直惊呆了。他马上说不可能。松井笑着摇摇头，他说天敏君你呀实在太书生气，你想想，英国人平白无故多赚一万大洋，这样的事有什么不可能。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